

積學齋叢書

第
冊

積學齋叢書

卷之二

孟

子

七

篇

諸

國

年

表

古吳姚孟起題

徐氏積
學齋刊

孟子七篇諸國年表

甘泉張宗泰登封輯

說

朱子集注以取少梁爲喪地於秦之一事然攷事在惠王十七年馬陵之敗在三十年惠王之言不應敘秦於齊之後況所謂後魏又數獻地於秦是亦疑少梁不足以當七百里而又以子秦河西之地入上郡於秦皆襄王時事惠王無由豫知而言之故爲是渾棊之詞顧處士寧人及江明經慎修皆据竹書紀年惠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之說竝考孟子至梁當在惠王後十六年顧寧人曰書中齊事特多又嘗爲卿於齊當有四五年若適梁乃惠王之末而襄王立卽行故梁事不多謂孟

子以惠王三十五年至梁者誤以惠王之後元年為襄王之元事故也江慎修曰孟子至梁在惠王之末年故有見襄王事然惠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後又十七年卒則招賢事當在後元之十六年今如其

說則與襄陵之敗皆惠王時事又皆在孟子未適梁以

前宜惠王得而言之矣

史魏世家惠王與齊戰者三

三年齊敗我觀十八年齊救趙敗魏桂陵三十年與

齊人戰敗於馬陵虜太子申即惠王所謂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者也

與秦戰者四

五年武堵為秦

所敗九年與秦戰少梁虜我將公孫痤取龐十七年與

秦戰元里取我少梁三十一年秦將商君詐公子卬而

襲奪其軍

三十六年中獨無與楚相涉之事太史公不知梁

惠王改三十六年為一年而又不得與楚戰實跡故易

其詞曰兵三折於外夫楚敗我襄陵史書於襄王十二

年朱子豈不讀史記者而於南辱於楚獨引與昭陽戰

敗亡邑之事以當之蓋朱子亦知史誤分惠成紀年惠王作惠

成王之世以為二王年數特不明据竹書耳何閻徵君百

詩以為集注之譌自詡承譌歷五百年辨之自今日始

乎按徵君不信紀年云六國表魏世家竝云子瑩生於魏文侯二十五年辛巳三十八年文侯卒武侯立凡

十六年而後惠王立是年巳三十矣若如紀年文侯五

十年卒武侯二十六年卒以生辛巳計之惠王元年以

五十三立三十六年卒巳八十八更以襄王十六年為

改元後之年不一百有四歲乎紀年之不可信如此夫

子瑩生於文侯二十五年自是史記之文紀年不云也

以今本紀年攷之武侯十六年卒與世家年表同恐索

隱所引誤以十為二十即如史記惠王生於辛巳攷今

本紀年辛巳後十三年而文侯卒惠王止年十四百又

十六年而立年亦三十與史不殊再益以前三十五年

後十七年共得年八十二不得百有四歲也況太史公

六國年表明云秦既得天下燒詩書諸侯史記尤甚詩

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獨

有秦紀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又云於是因秦紀踵

春秋之後起周元王表六國時事訖二世是太史公所

據者秦紀而紀年本魏之史記據秦人言魏事不若據
魏人言魏事也語云以子之矛刺子之盾今以太史公
之矛刺魏史官之盾而云其
書不可信其不攷也甚矣

或曰信如紀年方與喪地於秦見辱於楚之事合則改
元之說審矣而孟子至梁或如史仍在三十五年應無
不可卽云秦楚之事皆在改元以後安知孟子不自三
十五年至梁歷十八年逮襄王立而後去惠王與孟子
言之時豈定在初見數年而必移易至梁之年乃無牴
牾耶顧嘗論孟子七篇言齊事者多言梁事者少若果
至十八年之久不應梁事反少於齊況史記旣云襄王
元年與諸侯會徐州相王也追尊父惠王爲王則是惠
王三十六年以前尙未稱王而孟子千里來見之初卽

稱之曰王其爲改元之後至梁無疑至梁旣在改元之
後而惠王復臚陳三事以質之又下章卽接見梁襄王
非後十六年而何至若改元實緣稱王則顧寧人江慎
修曾詳論之顧寧人曰秦本紀惠文王十四年更爲元
年此稱王改元之證又與魏惠王同時江
慎修曰惠王所以三十六年改稱一年者是年與諸侯
會於徐州以相王故也前此爲侯此年始稱王故別紀
一年而史記相王之事繫於襄王元年夫惠王
已稱王矣其子又相王何爲乎史記之誤明矣

孟子列傳謂孟子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古史
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襄王齊湣王据史
記則孟子先游齊後游梁据古史則孟子前後兩至齊
近人江慎修則謂孟子實先至梁而後至齊觀其本書
可見去梁在襄王初立之年適齊當在其後至周赧王

元年齊有伐燕之事通鑑謂在宣王十九年者是也

此据

通鑑以宣王立於周顯王三十七年後
史記十年若從史記則在潛王十年矣
今按三說古史

近是但攷孟子去梁之後適齊當有二合計實三至齊

一在未至梁時攷竹書紀年齊以惠成王後十三年封

田嬰於薛

實周顯王四十六年
較史年表前二年

戰國策載有靖郭君城

薛事疑滕文公所問齊將築薛卽此時而孟子稱文公

爲君與爲國章稱之爲子者不同是已在文公卽位踰

年之後定公之薨當在此前二年孟子二篇下記孟子

爲卿於齊出弔於滕應是自鄒游齊適當定公旣薨天

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孟子於定公

薨後未五月以前尙在鄒故然友得奉文公命往問孟

子後至齊適與五月之期相值此所為以齊卿出弔歟

季氏本以出弔為文公之喪謂非大國之君無使貴卿及介往弔之禮此重文公之賢而隆其數亦孟子欲親

往以盡存歿始終之大禮也季氏此言蓋以文公之諡見於孟子必文公卒在孟子前故云爾然亦無明据

緣是役以王驩為輔行終事未嘗與言或反齊後因與

之不合而去此初至齊當即史記古史所指為在適梁

之前者也一在去梁以後當齊宣王二十五年通鑑以此年為

宣王十五年按威王在位三十六年通鑑因伐燕之事不合故以宣王前十年增入威王之世作四十六年而

下移宣王十年於湣王前十年與史同作十九年特威

湣二王之年增損不同季氏本曰宣王之世上損十年

本出臆見呂氏大事記於宣王初年從史記卒年從通

鑑通為二十九年庶幾近之据此說則與史馬陵之戰

繫之於宣王者正同故此暨宣王末年孟子因母卒自

年得為宣王二十五年齊葬於魯中間在齊當有四五年較前次為久則書中

齊事之多當在此數年中一在湣王既立之後當孟子既葬母於魯復反於齊適燕人因宣王取燕而不置君立太子平為王故沈同問燕可伐陳賈為王解慙次於充虞路問章之下而通篇俱稱齊王以湣王之卒在孟子後無諡可稱故也

黃東發曰稱宣王者孟子作於宣王已沒之後故以諡稱止稱王者

作孟子時湣王尚在未有諡可稱

此與古史後見湣王之說合然未見

湣王之先孟子久在齊特因葬母歸魯此有本書可据大事記於赧王元年

即宣王二十九年

即記孟軻致為臣而歸

雖主宣王伐燕以求合孟子而其實太子平之立在湣土即位以後若非燕人別立君孟子書何以云燕人畔也是致為臣定在湣王時今得黃氏之說通之

說詳明

伐燕一事於國策荀子史記俱合而事潛王之說有徵矣迨至出晝而王不之追孟子遂終不復至齊云

趙邠卿於齊人伐燕燕人畔數章俱依文解釋無所辨

正自古史始据史記以伐燕爲潛王正孟子之失儒學警悟

引陳氏新話云齊宣王伐燕見於孟子而史記無其事燕世家乃云燕王噲立三年聽蘇代言以國遜子之國大亂云云孟軻謂齊潛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因北地之眾以伐燕燕君噲死子之亡二年而燕人立太子平是爲昭王此與孟子沈同問答事同則此伐燕乃潛王也孟子游齊梁當知其詳其自著書不知何以誤爲宣王當時問策者以爲孟子之書得於

親見遷之史出於傳聞則古史未可爲定論也黃東發

引蔣監簿曉之說云齊伐燕有二事齊宣王先嘗伐燕

燕文公卒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之取十城是卽

孟子梁惠王篇所載問答稱齊宣王者也此一事也稱宣王者孟子作於宣王已沒之後故以諡稱齊潛王後又伐燕燕王噲以燕與子之齊伐燕下燕七十城是卽孟子公孫丑篇所載沈同問燕可伐歟者也此又一事也止稱齊王者作孟子時潛王尙在未有諡可稱譚貞默亦曰後孟子而卒者齊潛王宋王偃不稱諡止稱王因書中無潛王諡遂混兩齊王爲一王兩伐燕爲一伐燕今按孟子以伐燕之事分載兩篇似當如上說爲二事然史記燕世家宣王時齊止取燕十城而孟子答宣王之問以爲倍地又曰置君而後去之與易王初年事不相合矣且於燕民悅不悅而遠舉文武攻燕世家諸

將謂齊潛王曰因而赴之破燕必矣下又云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是孟子之以文武爲說在史則爲潛王勸也乃國策則云儲子謂齊宣王因而仆之破燕必矣孟軻謂齊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則是又爲宣王言之與孟子所載雖一舉文武以將順其伐一舉文武以遏止其伐而在宣王時則相同也是史與策之言相同而王各別而策以爲宣王與孟子同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今得策之文以證孟子是二人同矣況策乃當時之文較史之成於漢者爲可据則宣王伐燕正子噲讓國後大亂之時揆史之所以不及宣王而專屬之潛王者蓋以所作年

表既主湣王立於周顯王四十六年子噲立於周慎靚
王元年則宣王與噲之世不相當故於策及孟子之書
為宣王者易而為湣王亦猶魏世家不知孟子至梁在
惠王稱王之後而改其稱曰君者正同吳師道曰通鑑

當作大宣王二十九年伐燕視史記下移十年宣王伐
事記

燕即蕘次年湣王立然則伐燕勝而取之者宣王燕人
之畔實在湣王嗣位以後非有二也讀孟子者不知未
繫諡者之為湣王故紛無定論至宣湣之世史有差互
葉榮甫嘗舉一事以證之云越世家云越王無疆北伐
齊齊威王使人說越云伐齊不如伐楚之利越遂釋齊
伐楚楚大敗之殺無疆北破齊於徐州按此則北破齊

於徐州乃越因齊威之說而伐楚楚因敗越之勢而破
齊正齊威王時也年表於徐州之圍乃載於顯王三十
六年爲宣王之世云云按此則世家年表不同威王之
年可以下侵宣王則湣王上侵宣王不亦事之可以想
見者歟合數家之說而觀之伐燕之事可以得所折衷
矣

自世本失而小國之世繫俱亡今凡史記無世家之國
皆末由攷證鄒在春秋之世國本名邾趙邠卿曰自孟
子時改爲鄒按公羊檀弓皆稱邾爲邾婁是緩讀爲邾
婁急讀爲鄒邠乃邾音之轉猶虞虢之虞
與吳越之吳音得相通況說文朱作邾芻作芻故楚人
謂頃襄王有鄒費邾邠鄒之穆公見於孟子說苑然說